

趣味儿童中篇故事集

蛐蛐

赵星 著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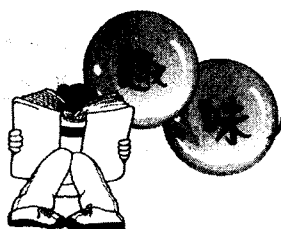
素质教育课

趣味儿童中篇故事集

蛐蛐



物



儿童中篇故事集



赵星 著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蛐蛐：趣味儿童中篇故事集/赵星著. —北京：农村读物出版社，2003. 4

ISBN 7-5048-4190-0

I. 蛐... II. 赵... III. 儿童文学-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4213 号

出 版 人	傅玉祥
责任编辑	张鸿燕
出 版	农村读物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)
发 行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	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	6.75
字 数	170
版 次	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6 000 册
定 价	12.00 元

(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、装订错误，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)



目 录

淘 鱼	1
刀 痕	20
故事发生在暑假	50
盗墓者的后代	92
蚩 蚩	150



一个个扎猛子抓淤泥。黑泥如牛粪砣在水面乱飞。杨广甩出的淤泥要是打到别人头上，他哈哈大笑，要是他被击中，那可不行！瞧，瘦高个马力抛出一团泥正打在杨广脑门上，如给他贴了块黑膏药，招得众伙伴大笑，杨广一下急了：“谁——?! 谁打的?”

马力见杨广要急，也不敢笑了，取“甩水式”游着往远处跑。刚游到岸边，后边扎猛子钻来的杨广还是把他抓住了。

马力后脖颈被杨广的大手卡住。他赶紧求饶：“大哥大哥！饶小弟这一次!”

“我叫你大虾米，你答应，我就饶你!”

马力又高又瘦，小伴们背地里给他起外号大虾米，可不敢当面叫。今儿杨广怒了，非让马力吃个“眼前亏”才解气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马力一挺脖子，想挣脱，可劲儿特大的杨广一摁他：“答应不答应？不答应让你喝口水!”

“哎哟哎哟——”马力直叫唤，“我答应我答应!”

“大虾米！大虾米!”

“……哎……哎——”

没容别人笑，躲在苇丛中的一个孩子倒忍不住吐嗤一笑。

这一笑可把马力惹恼了。他猛一下挺直脖子，大吼：“谁——?! 谁躲在那儿笑?!”

哗——，哗——，那孩子扒苇子往坡上跑。

哗——，哗——，马力蹚着水往岸上追。

到底马力腿脚快，上岸没几步就把一个叫马义的孩子抓到了。





气儿此刻全撒在马义身上，他拽着扯着将马义往水里拉。马义又瘦又小，怎敌得过马力？三拽两拽他就被拖进水里。

众人一看要有好戏了，都聚过来起哄。

马力左手拧着马义的瘦胳膊，右手卡住他的脖颈，歪头问：“怎么，你这小嘎崩豆还想笑我？说！求饶不求饶？”



马义眼瞪得倍儿圆，嘴紧闭，不言声。

马力抬头对众好友道：“哥们儿！这家伙在我们班叫‘马尾巴’，男生排队老是第末，是不是马尾巴？”他歪头冲马义的耳朵吼叫。

马义使劲挺挺脖子扭扭肩，想挣脱。



“喝，还不服？”马力嘴一撇，右手一使劲儿，将马义的脸摁到水面：“答应！马尾巴！马尾巴！”

马义拼命梗梗着脖子，歪头瞪着马力，眼中仿佛要冒火。牙咬得咯咯响，嘴仍铁闭。

“噢——”，眼瞧这阵势，有人起哄了。

马力的邪气儿来了，他右手一使劲，将马义的头摁进水里，过了一阵，只听“咕噜”一声，马义喝了一口水。

马义挣扎着抬起头，“咯咯”一阵咳嗽。

马力仍不撒手，又问：“答应不答应？”他的手又要往下摁。

马义歪头瞪着马力，咬着牙，仍不吐一个字。

“算了算了！”小矮个马强冲马力撩了一把水，“别太欺负人好不？你瞧他脸都黄了……”

杨广也对马力发话：“你这家伙，知道您横行了吧？快撒手吧！”

马力这才松了手。

马义像一只逃离劫难的小猴，急急火火爬上岸。从草地上抓起小背心，又抓起草帽小筐，拔腿就跑。没跑几步，一条横在地上的拉拉秧把他绊了个跟头，手中的草帽小筐都摔了出去。

“哈哈——”，马力大笑，他的伙伴也大笑。

笑声针一样扎进马义的耳朵，扎进他的心。可他忍着。揉揉摔红的膝盖，在草丛中找到小筐草帽，头也不回快速往岸坡上爬。

马力总算在众人面前逞了英雄。他高喊一声“摸鱼去呀！”双手扒水扑向坑角的小水汉子。

“噢——摸鱼去喽！”浑身晒得如黑炭的调皮鬼们，叫嚷着奔向浅水沟。

“哎哟哎哟——鱼撞着我腿了！”马强一叫，招得几个人赶紧猫腰在泥水里乱摸。众人撅屁股摸了半天，谁也没抓到一条鱼。

马强常跟他爸去捕鱼，经验自然比别人丰富。他直腰瞧瞧水汉



孩子们在水塘边戏水抓小鱼

子，高声说：“喂！喂！我说哥们，咱这么着逮不着鱼！我、我倒有个好法子……”

自以为是的淘气鬼都相信自己能抓到手指边碰到的鱼，没人响应马强。又摸了一阵仍一无所获，杨广这才直腰问马强：“胖子，你有何高招？”

马强指指水面说：“干脆，咱们在这儿叠一道泥埂，再把里边的水淘干，那鱼，不就全归咱哥儿几个了？”

“你说……淘鱼？”杨广眉毛一挑，咧开大嘴岔。他立刻将马强主意化作自己的行动：“好！都听我的指挥，排一队，叠泥埂！”

听从头目的安排，四个孩子站成一排，各自猫腰抓泥叠泥埂。你一把我一把，拦截水汉子的泥埂才叠了一半儿，天上飞来一片乌云，跟着落下大雨点。

铜钱大的雨点砸在淘气鬼们后脑勺上后脊梁上，啪啪地响。马



力抱着脑袋往岸上跑：“快逃跑呀——！”他一喊，引得众伙伴在雨点中奔上岸，又抓起自己的衣服往坑坡上颠。

嗝——，马力也被拉拉秧绊了个跟头。他趴在草丛中，疼得直吸溜气。双眼忽一亮：草棵下有个蓝色纸卷儿！他忙把那纸卷抓进手心，估计出那是一张钱。

“捡着什么啦？”马强从后边奔过来，踢了马力屁股一脚。

“别言声——”，马力冲马强挤挤眼，快速爬起随众人往坑坡上跑……

大雨点打在破草帽上，哗哗地响。大雨点打在光着的瘦脊梁上，他没觉冷，因为胸中燃着一团火。

他是马义。低头走一阵，不时蹲下扒扒道边的杂草，盼望那丢失的十元钱在草丛中出现。

雨时下时停，他也走走停停。顺来路蹲蹲扒扒一路寻找，一直找到家门口。



钱丢了，怎么回家
向妈妈交待？



没敢进家门。蹲在门楼外篱笆下，他抹一把下巴上的雨水。篱笆上爬满豆角秧，开出一朵朵蓝色的小花。马义盘算着该怎么办。

院里盖房的人都躲到草棚下避雨，顺便喝点茶歇歇气儿。妈进进出出给大伙倒茶递烟。马义往豆秧密的地方躲躲，怕被妈看见。

“噢，雨住了。”来帮工盖房的陈大爷走到院里，伸手试试零星雨滴，回身说：“趁这会儿不下，我看大伙儿再抢一个钟头活，等房梁架上去再吃晌午饭，好不？”

“行啊。”帮工的乡亲应着走出草棚。

马义妈双手哆哆嗦，笑容满面：“那就太谢谢大伙儿啦！”她抬头望望天上的云彩，往门口走，也许想从篱笆上摘点豆角去炒菜。

马义赶紧蹲着往后退。一步一步，退过了篱笆墙角。噫，后脑勺撞着一个东西。马义吃惊地一回头，见是马强用拳头抵在他脑后。

马义冲马强摆摆手，又朝院里指指，示意他别出声。

马义妈从门道里拿把笤帚回北屋了。

见马义浑身泥呀水的，嘴唇冻得发紫。马强不由悄声问：“你……怎么啦？病啦？你……怎么不进家门呀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马义结结巴巴，低头直视汪着水的车道沟，不敢看马强。沉默一阵，没容马强再发问，马义猛地站起身，抓起身边小筐，踩着街心的泥水往村西跑去。

又踏上奔杨镇的小道。又是蹲蹲扒扒……

猛地，马义举手啪一拍自己脑门，跟着起身直奔村西的葫芦坑。

找到了那曾绊倒自己的拉拉秧。小筐好像摔落在那儿，钱要是甩出去，准在这一片儿！找！找！他跪爬着，一棵一棵扒那些被雨水打湿的蒿草。找啊，找啊，一间房子大的地方搜索了两遍，也没找到那卷成卷儿的十元钱……

马义的心有点儿凉了，身上也阵阵发冷。跪在湿漉漉的草地上，眼望小柳条筐，觉得鼻孔里一点点冒酸气儿，眼珠前也汪起一



些水。忽觉臂肘一热，唔，是两粒大泪珠滴在那儿……

吓啦——

眼前水汉子里，有个东西在苇子中蹿了一下。鱼！是条大鱼！马义小蛙般跃起，奔到水边，抬脚下水朝大鱼炮蹦的地方扑去。

是什么鱼？在哪团茆草底下？马义双手哆哆嗦嗦着，仙鹤般举足前行，盼望那鱼脊在眼前出现。此时脑海里，也像电影银幕一样活动起来——自己逮一条大鱼用小筐装回家，妈见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……妈用大鱼做了几个菜，叔叔大爷们吃着鱼肉喝着啤酒说说笑笑，自己也用鱼汤蘸馒头吃得津津有味儿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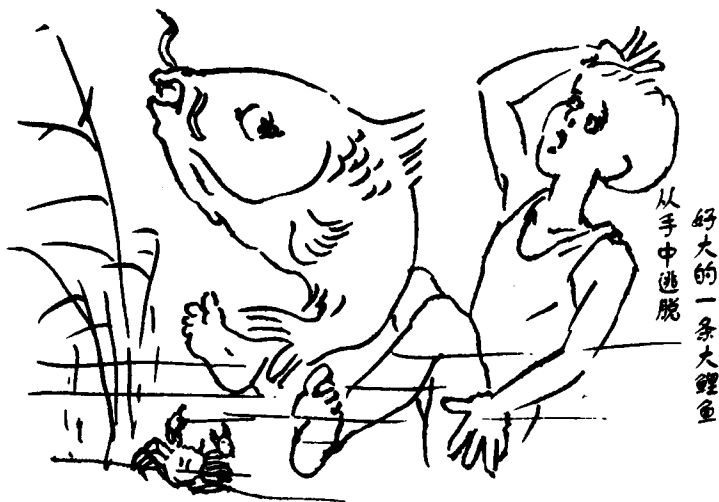
啊——大脊背！还一下一下动呢！马义像一只扑向老鼠的饿猫，身子朝前一蹿，吓——，双手朝那大黑脊背摁过去！

摁住了！摁住了！他感觉出鱼背在扭动，仿佛摁住了一只小狗。呼吸一下急促起来，心怦怦撞击肋骨。怎么把鱼弄上岸？掐腮，还是用手抱？马义灵机一动，将鱼脊一推，把鱼摁倒了。你躺着该游不动了吧？伸一只手摸摸鱼身子，滑溜溜的，像摸在水缸上。对，用脚踩住你！把你踩进泥里，憋你一会儿，你准老实了！马义抬一只脚往鱼身上一踩，啊呀！大鱼猛一炮蹦，带着泥带着水腾一下跃起，倒把马义掀了个大跟头！他只觉眼前红光一闪，大鱼尾从面前飞掠而过，跟着吓通一声，大鱼跃入前边的水洼。啊，大鲤鱼！多好看呀，简直像个大胖娃娃！

马义挣扎着从泥水中爬起，又朝大鱼落下的地方扑去。这回大鱼游到了水深处，撞得苇秆直动。直起腰望望水面，担心大鱼跑出浅水汉子。眼前一亮，他看到那叠了一半儿的泥埂。噫，有人想在这儿淘鱼了……对！我接着把泥埂叠起来，再把汉子里的水淘干，大鱼小鱼不就全逮住了？说不定能逮一小筐呢！

马义上了岸，甩了草帽甩了凉鞋，又快速回到水里。站泥埂边猫腰抓泥，一把，又一把，黑色的胶泥加到泥埂上，眼见泥埂一点点延长。





天上乌云飞散，太阳又露出脸庞。马义拼命干着，汗从脊沟下流，下巴上汗珠也一滴滴往泥水里掉。干呀，挖呀，不知干了多久，马义忽然看见自己叠的泥埂接到岸边。

直起酸痛的腰，举臂肘擦擦汗，眯着汗渍的眼看看太阳，估计这会儿该有十一点多了。用什么东西淘水呢？扭头看见岸上的草帽，说一声“有了！”上岸抓来草帽，又回泥埂边飞速淘起水……

雨停以后，马强出了家门，拿油瓶去供销社打油。走过街角，见一个孩子蹲墙边偷偷吃东西。是马力这家伙！他……偷吃什么呢？简直像个大耗子。

“大……大虾米，你小子偷吃啥好东西呐？”

马力一惊，差点来个屁股墩。回头一看是马强，不由脸上一片苦笑，捂着手里的塑料袋说：“我……我吃花生豆呐……”

“好小子！给爷爷点吃！”马强伸出厚手掌。

平时马力最爱“吃独食”，连买根冰棍都躲着人吃。今儿遇上淘将



马强，没办法，只得手指抖抖地从袋里抓几粒花生豆，放马强掌心。

马强歪头瞧瞧马力的脸色，大眼珠转了转，咧嘴岔一笑：“哎，我说大虾米哥，你今儿这神情……怎么显得这么慌张呀？嗯，我估计出来了，这花生豆，准是你拿刚才捡的钱买的！”

“别、别、别嚷……”马力压低语声求马强，又转脖子看看街上可有人。

马强仍咧着嘴乐：“好啊，你捡了钱不交老师，还偷偷买花生豆吃，我——我非得给你告到学校去，让老师给你来一个全校点名批评！”

“别……别……”

眼瞧着刚才在坑边欺负人的马力这副可怜相，马强撇撇嘴，伸手拍拍馋嘴伙伴的头顶：“好了好了，是咱老人家吓唬你呐。你这家伙，真是软的欺硬的怕。得了，见面分一半儿，多给咱点花生豆吃，我就不给你告诉老师了！”

“唉，唉唉！”马力忙托起塑料袋，往马强的兜里倒花生豆。两个小兜儿都鼓胀起来，马强才扬长而去。

一粒接一粒嚼着花生豆，打油的事儿忘脑后了。走着走着，忽听一个门楼里有人喊：“小强！小强！”

这回轮到马强大吃了一惊了。收住步一看，见马义他妈趴门板边冲他招手。马强忙走过去：“二婶儿，您叫我？”

马义妈走出门躬身问：“小强子，你没见着俺们家马义？让他去买东西，他咋这么半天还不回来？是不是跟你们下坑玩水去啦？”

马强不爱说谎话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二婶儿，刚才……我在葫芦坑边见他来着，他……也下水了，还跟马力打了一架……”

“啊？打架了？”马义妈一听急了。

“……不、不是打架，是闹着玩儿……”马强一时也说不清事情原委，忙补充：“噢对了，刚才我在篱笆墙外见马义来着，他身上湿了，蹲那儿朝院里瞧了半天，就是不敢进去。我一叫他，他跑



了……”

“啊？他——不敢进家？往那儿跑啦？”

“二婶儿，您别急，我瞧他又往村西去啦，手里还挎着个小筐……”

“这孩子！我让他拿上钱，上杨镇集上去买肉，好给干活的人做饭，他……他……唉，这小兔崽子，一趟一趟捣什么鬼呐！”

听到这话马强心里不由咯噔一下，嚼着的花生豆好像也变味儿了……

“我得去找找！”马义妈大步朝村西奔去。

“义头——，义头啊……”

高高的岸坡上，像飘来一缕细丝，传来时断时续的呼唤。马义双手举起小腕置放耳后，细细聆听——

“马义——！马义——啊——”

是妈！马义只觉心头一热，快步上了岸，躲到一蓬芦苇后面。

正好等妈妈走后，再找

正在忙着修堤，妈妈来找





妈妈的呼唤声越来越近，马义盘算着自己该怎么办。忽然，妈的身影出现在高高的岸坡上——她瘦伶伶的，头上没戴草帽，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看去像一株秋天的芦苇。马义心头滚过一股热流，眼前猛一下起了雾翳……

“马义——！马义呀——！你在哪儿——？”

耳听母亲那颤微微的呼喊，马义觉得自己的心像被小钩子一样牵扯着。妈！这会儿我让您着急了！我、我得把鱼逮回去！要逮一大筐，让您，让叔叔大爷们看了笑得合不上嘴……妈——，妈……马义心里轻唤着，望着母亲的身影，手掌紧捂嘴唇，怕自己喊出来哭出来……

空旷的水面一片寂静，只是一个角落被风吹起些波纹。这好像沉睡的“葫芦老人”被马义妈凄婉的唤声惊醒，心情酸楚地皱了皱额头。

“马义——，马义啊……”

呼唤声远了。马义跳出苇丛，又抓起草帽淘水。忽听水声哗啦，一扭头，见泥埂上开了一道口子，外面的水又往回流。马义奔过去，快速挖泥补缺口。干了好一阵，才保住了泥埂。眼见汉子里进了不少水，马义轻唤一声“再淘！”又抓草帽拼命淘起水。哗——，哗……

烈日当空逞威。看来已过正午了。

——“我们来也——！”

一声呼啸，吓得躬身淘水的马义浑身一哆嗦。他直起身，扭头瞧见草丛中奔过来的几个黑小子，脸一下黄了，身子也中了魔法般定在了那儿。

杨广和他的伙伴吃完晌饭到大坑洗澡，刚才他们蹲在苇丛里，已看清马义的行动。

跑到水边，几个人愣住了：眼前这个小泥人是马义吗？脸紫胀着，如刚剖出肚的羊肝，汗珠顺耳边发梢往下滴嗒，脸上身上尽是



黑淤泥。可细一看那双黑黑的眼睛，却仿佛冒着火！

马义知道来者不善。可今儿他不再畏惧了。浑身如注入一股神奇的力量，他要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。蹬着泥水走到岸边，瘦胸脯一挺，双手攥成铁硬的拳头，昂头朝五个比自己高的淘气鬼依次对视着。杨广他们觉得，这瘦家伙的眼里此刻似乎飞出两根锋利的银针，谁跟他对视一下就挨一下刺，疼疼的，一直疼到心里……

“你们——要干啥？”倒是马义先厉声发问。

“噢……我们、我们……”杨广往前一站，满脸的惊愕慢慢换成一点笑意，“俺们也想……想逮点鱼！”说到后半句，他的口气硬了。



“水是我淘干的！”马义郑重宣言。要是平日在学校，他见了这些人都是按妈妈说的“惹不起躲得起”，可今儿他显出了少有的骨气。



马强上前一步，冲马义笑笑，那笑容倒是真切的：“我们……跟你一块儿淘水好不？大伙淘快！淘干了，咱们一块儿逮鱼……”

“对！咱们一块儿淘，一块儿逮鱼！”杨广附和，“刚才我们还全了一道泥埂呐！”

马义瞧瞧众人，明白打起架来准吃亏，不让他们逮鱼他们会动手抢的。暗自想想，不由说：“咱们说明白，这水是我淘干的，你们承认不承认？”

杨广见芡草里有鱼在动，恨不得立刻下水去逮，也就随口附和：“承认承认！算你淘干的还不行吗？我们就逮几条，对，逮几条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他回头冲自己的喽啰兵挤挤眼。

“对！我们一人逮一条就行！”有人说话了。

马义手一指杨广：“这可是你们说的，一人逮一条，不能说话不算数！”

杨广缩脖一乐：“对对对！一人一条，谁说话不算话，谁是水里的……大王八！”众人一听也乐了。

气氛有点缓和。马强一拍杨广的臂肘：“杨大帅，我看，咱们还得先淘水，要不大鱼逮不着。”

“对对！先一块儿淘水！”杨广手一挥，“听我的指挥，在泥埂这边站一排，都给我猫腰往外舀水！”

“噢——”几个孩子下水站泥埂边。马义一见这阵势，也下水与别人排在一起。

“一二——撩！”杨广手一挥。

“哗——”几个孩子一齐用手撩水。

“一二！”“哗——”……

杨广喊了一阵，忽见眼前的芡草底下有一条鱼在动。他噉一声叫，双手朝那鱼按下，把鱼摁进泥里。

“噢——逮鱼喽！”“逮呀！”杨广的喽啰兵呼儿呐喊在水汉子里奔跑着逮起鱼。